

恶之花

〔法国〕波德莱尔

郭宏安译



恶之花—神秘的花

“这本不足 300 页的小书《恶之花》，在文人的评价中，是与那些最著名、最广博的作品等量齐观的。”

——保尔·瓦雷里

告读者

读者们啊，谬误，罪孽、吝啬、愚昧，
占据人的精神，折磨人的肉体，
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，
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。

我们的罪顽固，我们的悔怯懦；
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，
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，
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。

在恶的枕上，三倍伟大的撒旦^①，
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，
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，
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。

* 本诗在各版《恶之花》中均被置于卷首，首次发表于1855年6月1日《两世界评论》。

① 三倍伟大的撒旦(Satan Trismégiste)指赫耳墨斯，“三倍伟大”这个词通常用在他的头上，在希腊神话中他司魔术、秘术、预言等。

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！
腐败恶臭，我们觉得魅力十足；
每天都向地狱迈进一步，
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。

像一个贫穷的荡子，亲吻吮吸
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，
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，
紧紧抓住，像在挤一枚老橙子。

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，
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，
我们张口呼吸，胸膛里的死神，
就像看不见的河，呻吟着奔出。

如果说奸淫、毒药、匕首和火焰
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
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，
唉！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。

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，
有豺、豹子、母狗、猴子、蝎子、秃鹫，
还有毒蛇，这些怪物东奔西走，
咆哮，爬行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，

有一个更丑陋、更凶恶、更卑鄙！
它不张牙舞爪，也不大喊大叫，
却往往把大地化作荒芜不毛，

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。

它叫“厌倦”！——眼中带着无意的泪，
它吸着水烟筒，梦想着断头台，
读者，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，
——虚伪的读者，——我的兄弟和同类！

忧郁和理想

祝 福

当至高无上的十能天神命令
诗人在这厌倦的世界上出现，
他的母亲恐怖万分，骂不绝声，
对着怜悯她的上帝握紧双拳：

“啊！我宁愿生下的是一团毒蛇，
也不愿喂养这招人耻笑的东西！
真该诅咒啊那片刻欢娱的一夜，
我腹中开始孕育我的赎罪祭礼！

“既然你已在女人中间把我选出，
让我受到那可怜丈夫的憎厌，
我就不能把这长不好的怪物，
像一纸情书那样地扔进火焰，

“我就把你那将我压垮的憎恶

朝着你恶意诅咒的工具^① 淋浇，
我还要扭伤这株悲惨的小树，
让它长不出染上瘟疫的花苞！”

她就这样咽下她仇恨的涎沫，
因为她不能理解上天的意图，
她自己正在地狱的深处堆垛
为了惩罚母罪而准备的柴木。

然而，有一位天使的暗中保佑，
这个被弃的孩子陶醉于阳光，
在他所喝的所吃的东西里头，
又发现了美味和红色的琼浆。

他和风儿嬉戏，他与云彩说话，
在十字架的路上歌唱与陶醉；
在他朝圣的途中，精神跟着他，
看见他快乐如林中鸟而流泪。

他愿爱的人望着他，胆战心惊，
或者，看见他不急不躁竟胆敢
看一看谁能惹得他抱怨一声，
在他的身上试试他们的凶残。

在供他吃的面包和葡萄酒里，
他们掺进灰尘和不洁的唾沫，

① 指诗人。

还虚伪地扔掉他触过的东西，
因把脚踏进他的足迹而自责。

他的妻子要到广场上去吆喝：
“既然他觉得我美丽，值得崇拜，
我就要履行古代偶像的职责，
像她们一样，全身用黄金覆盖；

“我将陶醉于乳香、没药、甘松香，
还有鱼肉、葡萄酒和跪拜礼，
看看我能否在崇拜我的心上
笑盈盈地僭取对神祇的敬意！

“我对这亵渎的闹剧感到无聊，
就朝他伸出手，柔弱却有力量，
我的指甲像哈尔比亚^①的利爪，
会抓出一条路直达他的心脏。

“像抓住一只突突颤抖的小鸟，
我从他胸中掏出鲜红的心脏，
然后，为了让我的宠物吃个饱，
我满怀着轻蔑把它扔在地上！”

宁静的诗人举起虔诚的手臂，
他看见天上有一壮丽的宝座，
他那清醒的头脑啊光辉无际，

① 希腊神话中鸟身女面的怪物，有翼及利爪。

把愤怒人群的场面替他掩蔽：

“感谢您，我的上帝，是您把痛苦
当作了圣药疗治我们的不洁，
当作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，
让强者准备享受神圣的快乐！”

“我知道您为诗人保留了位置，
在圣徒队的真福者行列中间，
您请他参加宝座天使、力天使
和权天使的永远不散的欢宴。

“我知道痛苦乃是唯一的高贵，
无论人世和地狱都不能腐蚀，
为了把我那神秘的冠冕编缀，
须将一切时代一切领域征集。

“但古代帕尔米拉^① 遗失的宝贝，
不为人知的金属，大海的明珠，
即使您亲手镶嵌，也不能匹配
这顶美丽的冠冕，明亮而炫目；

“因为它只用纯净的光明制作，
从原始光的神圣的炉中淬提，
凡人的眼睛在最深邃的时刻
也不过是些模糊哀愁的镜子！”

① 古代名城，相传为所罗门王所建，今已成废墟。

信 天 翁

水手们常常是为了开心取乐，
捉住信天翁，这些海上的飞禽，
它们懒懒地追寻陪伴着旅客，
而船是在苦涩的深渊上滑进。

一当水手们将其放在甲板上，
这些青天之王，既笨拙又羞惭，
就可怜地垂下了雪白的翅膀，
仿佛两只桨拖在它们的身边。

这有翼的旅行者多么地靡萎！
往日何其健美，而今丑陋可笑！
有的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嘴，
有的又跛着脚学这残废的鸟！

诗人啊就好像这位云中之君，
出没于暴风雨，敢把弓手笑看；
一旦落地，就被嘘声围得紧紧，
长羽大翼，反而使它步履艰难。

高翔远举

飞过池塘，飞过峡谷，飞过高山，
飞过森林，飞过云霞，飞过大海，
飞到太阳之外，飞到九霄之外，
越过了群星灿烂的天宇边缘，

我的精神，你活动轻灵矫健，
仿佛弄潮儿在浪里荡魄销魂，
你在深邃浩瀚中快乐地耕耘，
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。

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腐恶，
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，
就像吸饮纯洁神圣的酒浆
吸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。

在厌倦和巨大的忧伤的后面，
它们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，
幸福的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，
他能够飞向明亮安详的田园；

他的思想就像那百灵鸟一般，
在清晨自由自在地冲向苍穹，
——翱翔在生活之上，轻易地听懂
花儿以及无声的万物的语言。

应 和

自然是座庙宇，那里活的柱子
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；
人从那里过，穿越象征的森林，
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。

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地汇合
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
广大浩漫好像黑夜连着光明——
芳香、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。

有的芳香新鲜若儿童的肌肤，
柔和如双簧管，青翠如绿草场，
——别的则朽腐、浓郁、涵盖了万物，

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，
如同龙涎香、麝香、安息香、乳香
那样歌唱精神与感觉的激昂。

我爱回忆……

我爱回忆那没有遮掩的岁月，
福玻斯^① 爱给其雕像涂上金色。
那时候男人和女人敏捷灵活，
既无忧愁，也无虚假，尽情享乐，
多情的太阳爱抚他们的脊梁，
他们就显示高贵器官的强壮。
库珀勒^② 也慷慨大方，肥沃多产，
并不把子女看成过重的负担，
却好像心怀广博之爱的母狼，
让普天下吮吸她褐色的乳房。
男子汉个个优雅健壮，有权利
因美女拜他为王而洋洋得意；
她们是鲜果，无损伤也无裂口，
让人想咬一口光滑结实的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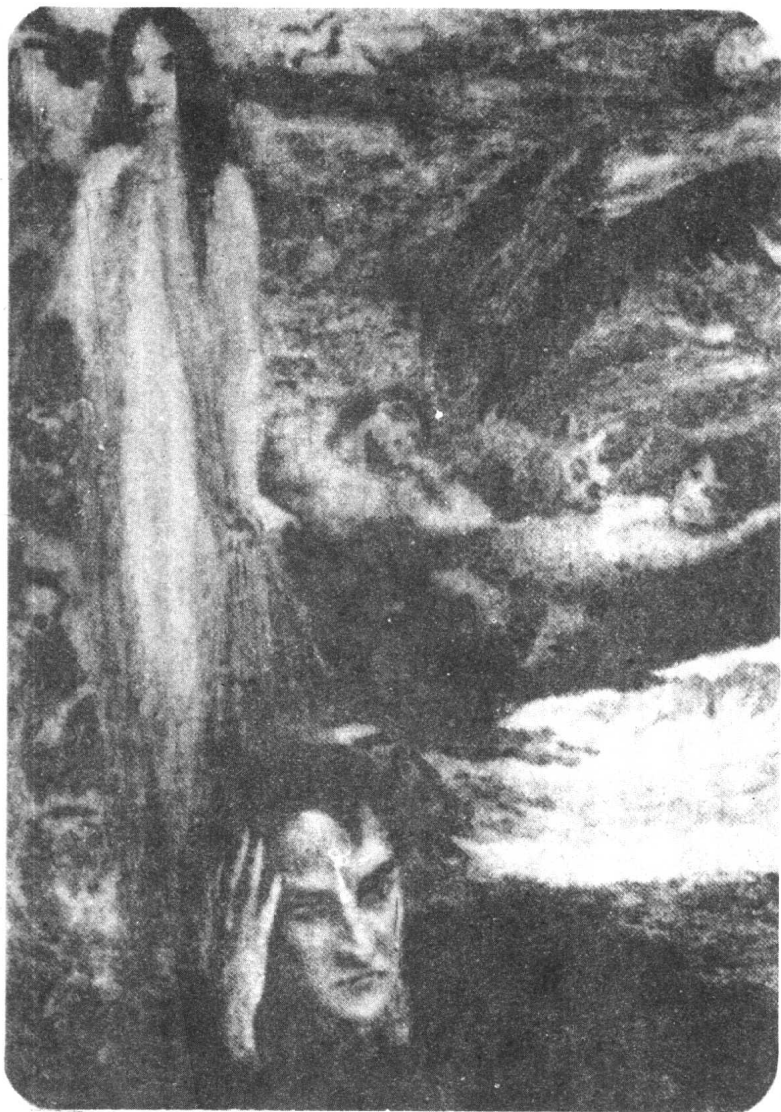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之诗人，如果他要想象出
这种天赋的伟大，如果置身于

① 福玻斯是太阳神。

② 库珀勒是大地女神。

男人和女人露出裸体的场面，
对着这惊恐万状的阴暗画卷，
会感到阴风冷气裹住了魂灵。
啊，因没有衣衫而悲伤的畸形！
啊，可笑的躯干！胸膛必须遮掩！
啊，真可怜，弯曲，松弛，大腹便便！
你们这些孩子，被冷酷泰然的
“实用”之神用青铜的襁褓裹起！
还有你们女人，唉，蜡一般苍白，
放荡养活你们，又把你们损害，
而你们处女，继承母亲的罪孽，
还有那多生多产的一切丑恶！

我们是一些已被腐化的民族，
确有这种美女古人不曾目睹：
面孔因为心脏的溃疡而憔悴，
如人所说，一种萎靡忧郁的美；
然而我们迟生的缪斯的发明
永远也阻止不了患病的生灵
向青春致以发自内心的敬意，
——圣洁的青春，神色单纯，面容甜蜜，
清澈明亮的眼睛像流水无瑕，
她无忧无虑，如蓝天、飞鸟、鲜花，
将在万物之上倾注她的芬芳，
她的甜蜜的热情和她的歌唱！



《我爱回忆……》

灯 塔

鲁本斯^①，懒散乐土，遗忘之川，
新鲜的肉枕头，其上虽不能爱，
却汇聚生命的洪流，骚动不断，
就仿佛天上的空气，海中的海；

莱奥纳·达·芬奇^②，深邃幽暗的镜，
映照着迷人的天使笑意浅浅，
充满神秘，有冰峰松林的阴影，
伴随他们出现在闭锁的家园；

伦勃朗^③，愁惨的医院细语叻叻，
一个大十字架是仅有的饰物，
垃圾堆中发出了哭诉的祈祷，
突然有一抹冬日的阳光射入；

① 鲁本斯（1577～1640），佛兰德斯画家。

② 达·芬奇（1452～1519），意大利画家。

③ 伦勃朗（1606～1669），荷兰画家。